六藝之一錄

一九

書辟口曰可父事羣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
上為三老使者口節安車親口几杖之尊祖割之養君
宴饗之後拜梁相帝御九龍殿引君對覿與酒飯賜飲
宴
冊曰頃者連遇運害災祲備至陰陽不和寒暑不節苟
孔子制義承奉勰有興盛之福憫期郎致来咎之變朕
以妙身釐表繼業二九之式令直其際圖記占口愠在
藩國自先帝至德猶有十字國之謀蓋治亟者不諱其

難朕追懷社稷之重恐有交會諸國王俾開導以驕滿之漸令姦邪因緣生慝相以顯選簡練内升笞掌符竟惠欃弆民故連扳授不問黜次典郡職重親執經緯隱括在手洼者圭撙發縱於平陽清約藩輔其節衎然忠臣之義有獻諐云去字各其加精澈瀾切防謬朕疚心以弍令特賜錢十萬雜繒世匹壬玉字具劒佩書刀繡文印衣褾極手帕各一洼悉乃心勉密協同便宜數上君子曰優哉之寵於斯盛矣宰縣治郡褾民不思載八十五

以病致仕永建六季二月戊辰卒居邑室廬殯丐假館
笞行父平仲小國之卿其儉猷稱況漢大夫父子同升
而竊環堵不遭公明實録之時使前詰孤名而君獨立
爰是厥孫漪嗣司徒掾弘口鹵刊石仡銘其辭曰
飛清邈紛其厲跨高岳山字鋪雲際仡帝父振泫滅登巖
龍眺天坐酌不揮凱以邁民被澤羣畿乂士本熹曜其
碣口煌煌數萬古
右漢故國三老袁君碑篆額在開封之扶溝袁君名

幹以討公孫勇功封貴鄉侯而碑作公先勇又云封
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皆莫可考趙氏翼安溥非同
祖其論詳矣然遺鄉侯事蓋在田廣明傳中傳云故城
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園圍使小史
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宮共收捕捕之上封四人
為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為侯者得東歸否上曰
汝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
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小史即幹也碑云儳脩

王莽十八年而成夔計此冊蓋慮藩方或有七國之
難且云恐有交會非用新室事也元帝窮極幼眇讀
曰要妙此云妙身繼業者讀妙為眇也隸釋
碑以辟為辟以猷為猶眇樹即楚字鑒即絕字鼎即
則字慖即惇字勱即勛字注即往字涮即測字叕
即賢字迷即沙字全上
扶溝縣有袁梁碑云梁陳扶樂人水經注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

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虞閼父自此而滅
又云滿為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
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
下既定還宅扶樂蓋不知為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
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又
滅一字又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
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

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
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
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
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祖割之養君宴饗之
語以此知良嘗為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
不能次第也又曰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
惟見於此集古錄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良字卿卿上一字缺陳國

令令擾此碑良以永建六年卒相距蓋百餘年以此知非一人無疑又安以永平四年薨良之卒乃在其後三十九年以此知非安之祖亦無疑也蓋安汝南汝陽人滂乃陳郡扶樂人其鄉里族系亦自不同而安與滂相去歲月甚遠不得以為從父兄弟明矣豈二人之祖其名偶同遂爾差謬邪又此碑與李利沙編古命氏皆云良幹五世孫而姓纂唐史皆以為八代孫碑云幹表生之曾孫而唐史以為玄孫諸書皆云

城石牛廟又云在縣西北三十里陽夏鄉墓下永建六年卒葬于此良一作貢天下碑録

三老袁貢碑永建六年東京金石略

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

過水四周譙城側城南有曹嵩家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棲櫨及柱皆雕鏤雲炬上翼獸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

三年立碑陰又刋石策二碑文同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比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有騰兄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頼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刋樹碑歲月墳壯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大中大夫司馬長史侍中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胄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

水經注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
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巳皇帝若曰其遣
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即位之元年
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為騎都
尉擊黃巾矣集古錄

右漢隸不著書撰人名氏騰桓帝時官至中常侍長
樂太僕封費亭侯追加兼諫議印綬碑無所立年月
在亳州集古錄目

右費亭侯曹騰碑云惟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已巳皇太后曰其遣費亭侯之國為漢輔蕃而歐陽公集古録乃言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誤也按後漢書建和元年桓帝即位梁太后臨朝稱制也漢自安順以來閹豎尊寵用事往往封侯貴顯其後騰之孫操及其曾孫丕再世數十年憑藉勢力卒移漢祚而有之以此觀之閹豎用事之禍可勝言哉金石録

中常侍曹騰碑建和元年立在亳州略金石

謀闕進賢納闕踐阼之初受爵亏東土厥功章然騰
守足退居約身自持遭母憂孝行純篤闕慎禮紀喪能
過哀服祥有不忍遠離之恩情闕感病毀性早甍朕甚
閔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騰能終之春秋之義旌
闕采介呂勸爲善及其在殯使兼諫議大闕
特進贈費亭侯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
右費亭侯曹騰碑水經云譙縣有曹騰碑題曰漢故
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

立碑陰又刊詔詔策二歐趙不指此為曹騰碑陰失
稽考也本傳云騰自安帝時為黃門從官後以定策
立威宗與州輔等七人皆封侯至大長秋此碑前一
篇建和元年七月已已就國策書乃梁太后臨朝時
也後一篇乃褒贈制書傳云奉事四帝而水經有据
則其亡在威宗時嗚呼東漢之亡也以閹官雖小人
道長作福作威履霜堅冰勢之必然者蓋上失其道
爾高帝約非有功不侯自和帝封鄭衆而首茅裂土

者相踵至有同日十九侯者順帝又聽其養子襲爵
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其養子嵩至於竊位台輔至
孫操遂問鼎矣隸釋
胙與阼同篆額今獨存云中常侍長樂大僕特進
費亭曹侯碑水經誤多四字
吉成侯州輔碑
闕輔字闕世闕
君闕卿衛特以丈明敭達拜小黃門還事
于炎闕

者令中尚方令中常侍黃門令長樂大僕大長秋封
葉吉成侯以威宗永壽二年卒曹騰傳云與輔等以
定策功封亭侯騰所封者費亭輔之封葉吉成者葉
縣之吉成亭也此碑敘其歷事六帝四后詳贍有史
法與漢代它碑體格絕不同也東郡閿尹挾震主之
威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及家凶身裂而鼎鼐亦
遷矣其碑刻存於今者有四曹騰碑陰乃兩制策爾
此碑謂其恪恭周密在寵弗盈當拜中常侍而遜其

鄉人樊安碑則謂其甘貧樂約不覬榮貴為邑宰所
慢然後慷慨既從宦譔敏碑則謂其倍權守靜韜光遠
咎恥與鄰人並驅三人者俱無列傳豈咸有殊操異
於輩流乎譽之必過其實蓋訣墓之辭爾

遝即逮字涅即涅字緇即緇字詆即詆字 隸釋

淶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冢冢前有碑
基西枕岡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傾墓毀碑獸淪
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

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表瀆上起石橋
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詻是諏蓋仕自安帝
沒于桓后于時閹闇擅權五侯暴世割剥公私以事
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
為石至千春不如速朽苞墓萬古祇彰諂辱嗚呼愚
亦甚矣水經注

右吉成侯州輔碑名字已殘闕其額題云故漢中常
侍長樂大僕吉成侯州君之銘輔名姓見范曄後漢

書宦者傳以定策立桓帝與曹騰等七人同時封為亭侯今此碑載當時詔書有云其封輔為葉吉成侯以此知其名輔而酈道元注水經云淯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大僕吉成侯州苞家家前有碑其詞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諏今驗其銘文實有此語獨以輔為苞蓋水經之誤當取漢史及此碑為正 金石錄

吉成侯州輔碑有碑陰永壽二年未詳 金石略

州輔碑陰

元公車令州忠荊玉故建城長何柜世舉故建昌長唐
超景遠故鄱陽長王福仲昭故南武陽侯相張和仲異
故便長瞽匡仲英故襄陽長陸辟敏牀公故郎長州湯伯
德郎中王恭季公郎中陳充廣世郎中州超巨堅故隋
守長州歆宣睢故荊州從事州歆宣睢故荊州從事州
熹伯平故河隄從事張睢伯宗故軟長胡肅伯於雲士
趙訢公甫雲士李 闕 文德故瞽郵蘇 闕 義山故瞽郵杜
合巳孫故瞽郵魯陽袁苞景伯故 闕 守令州稱子明故

府掾杜瑗次高故府掾何進定安故府掾王萇伯闕故府掾汪直元孝霖士州龍宣興霖士王闕公闕霖士傳稠公下闕

右州輔碑陰京兆尹延篤叔堅而下題名者凡四十餘人自東漢以後一時名卿賢大夫死而立碑則門生故吏往往寫名其陰蓋欲附記以傳不朽爾今輔一官者而碑陰列名者數十人雖當代顯人如延叔堅亦預焉有以見權勢之盛如此雖然區區掛名於

此者亦可恥也夫

右州輔碑陰自漢陽太守而下四十有九人其八人稱邑曰冠軍曰宛曰章陵曰新野曰比陽曰魯陽皆南陽之邑也餘人唯延篤有傳乃南陽犨人則不稱邑者犨之人也碑云鄉人姻族相與刊石則又知輔為犨縣人也輔當拜中常侍而遜其同郡鍾皓則輔蓋厚於鄉黨者故其殂而鄉人肯為之立碑趙氏云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立碑而題其陰延叔

堅當代顯人挂名于此亦可恥觀叔堅與李文德書
豈登州氏之門者其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於圖其
形于屈原之廟非始終無疵安能有此靈帝時中常
侍張讓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
之太邱長陳仲弓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張感仲弓
故多所全宥史官稱之曰漢自中世閹人擅恣俗遂
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兒
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愆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

州輔墓石獸膊字

右州輔墓石獸膊字酈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巳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潁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禄近歲為村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

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復得矣

中常侍樊安碑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也廙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君諱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也中興食采于樊子孫氏焉宣出納王命爲之喉吾邑致士萊萬生掾媛仇合南頓實亦世載德守業不耐在漢中興食采于樊子孫氏焉產世祖征討迸畔復漢郊廟而樊氏邑帝元曰顯受第土封寵五國壽張侯邑公德加位特進其次竝邑高敳

處卿校侍中尚書攄州典郡不可勝載爲天下著姓君
劣㠯好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通記傳古今異義甘貧
樂約意不回感天姿淋愼稟性有直秉捺不移不㠯覬
貴世政促峻邑窣寘識婿賢彧德被㠯勞事然後慷慨
礪憤宦丐禾室歷中黃門尤從假史拜小黃門小黃門
右史遷滅府令中常侍其事上也貞固密愼矜戰戰
仜主胈肱助國視聽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爲近臣楷模
是㠯兄弟竝盛雙據二郡宗親賴榮聿五十有六㠯永

壽四季二月甲辰卒朝思其忠追拜驍都尉寵旨印綬
奠書褒歎賻贈有加嗣子遷寔呂劣弱夙敘丕肅而喪
所天禮備廈位呂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月自上丞祭乃
尋牀烈考恭脩之懿勒之碑不俾不朱隧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丕事多難我君是力秉此小心呂
亮皇職惟帝念功庸呂輿服大命傾殞魂神僊伏龍文
追選用光其德謁謁遺稱侹呈侹式勒銘慈石鉴示罔
極勳名不刓永昭于億制詔中常侍樊安宿衛歷年恭

恪淵慎嬰被疾病不牽蚤終令使湖陽邑長劉緣追弔安為騎都尉贈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

延熹元年八月廿四日丁酉下

右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無額書其首行如此樊君名安字子仲歷中黃門冗從假史小黃門小黃門右史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黃門冗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黃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也安以威宗永壽四年卒其子以延熹三年仲冬烝祭畢始刻此

碑其末又載延熹元年八月丁酉贈騎都尉詔趙氏
遂以碑為元年所立而歐公云字子佑皆誤也壽張
侯者名宏碑在唐州湖陽三五十年來推拓已漫滅
其半矣治平中縣令樂京亦嘗為之再刻
碑以公德為功德著姓為姓失隧為失墜作呈
為作程貳即貳字礉即激字憤即憤字尤即冗字
釋隸
釜即釜字
仝上
右漢樊常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

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黃門拜小黃門小黃門
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二月
甲辰卒其先為中黃門後為小黃門又為小黃門右
史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
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見此碑立道左
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
錄蓋初不見錄於世自予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為
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集古錄

右漢隸不著書撰人名字常侍名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官至中常侍追贈騎都尉此碑并追贈制書同刻以延熹三年立在唐州湖陽縣 集古録目

延熹元年八月 金石録目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所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為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為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為据也漢自延

元年八月蓋因贈官而不立碑考立碑在後也

郎中鄭固碑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仁闕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裒冉季之政事弱冠士郡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入則腹心出則爪牙忠呂衛上清呂自脩犯顏讋悍造膝侃辭加呂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邊遁退讓當去呂北服之郅后玠璋呂

為儲舉先屈計掾奉我闕貢清眇冠乎羣彦憙能簡乎
聖心延憙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
錮辭未滿期限從其本規乃遘凶愍年卅二其四月廿
四日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
才善性形於岐嶷闕見於蚤賢年七歲而友大君夫人
所共哀也故建闕共墳配食斯壇以慰考妣之心琦
瑋延以爲至憙不紀則鍾鼎奚銘昔妊闕武弟述其
兄綜闕行於喪陋獻曷敢忘乃刊石以旌遺芳

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生悳顧親誨弟叟恭竭力敦義方導我礼則傳宣孔業佐垚嘆式政事上忠吕自勖貢計王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雖意已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闕忠直俯哭誰訴卬唏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顑奉我元兄脩孝罔極魂而有靈亦歆斯勑

右漢故郎中鄭君之碑篆額鄭君名固威宗元熹元

年卒固以曹掾事其郡將而云犯顏謇諤造膝說辭
漢人用事不拘礙如此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
巡遁逃而不敢進陳涉世家則刪逡巡二字班史又
作遁巡故顏師古讀遁為逡而訾潘岳用遁逃為非
游俠傳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此云逡遁退讓蓋用
史記語歐讀為巡趙又惑於顏注予謂皆當讀如本
字

碑以憑為諤以侻為詭以錮為固以慔為模質即

右郎中鄭君碑賈誼過秦論云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顏師古曰遁音千尋反流俗書本逃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今此碑有云推賢達善逡巡退讓詳其文義亦是逡巡之義然二字決非一音蓋古人用字與後世頗異又多假借故時有難曉處不知顏氏何所據遂音遁為逡乎金石錄

右漢郎中鄭固碑歐陽公謂碑文磨滅官閥卒葬年

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鄉射禮注禮記玉藻注皆

同 金石文字記

議郎元賓碑

上闕 字元賓魯相之孫成德 下闕

相 下闕 守之弟子中牟令兄子也君生也即有殊撡脩

孝行 下闕 鄉黨乾乾積善念兴濟人故朋疇宗親

受爵位者皆 下闕 也

之滋味覽羣書之要 下闕

圖籍摛翰著作時人莫

能豫其思辯論 下闕 文章爛 下闕 孝廉亢弘名於

三署揚清厲於海內除倉龍司馬詔 下闕 試經

第一衛尉察尤異遷吳令憲春陽以加惠則陰 下闕

擊有高宰鄭見思之歌視事二稔民用寧康以不媚

下闕 雲之高翻署色斯辟州從事雖進 闕 退不枉

尺直撓 下闕 罩聖朝詮勳公車徵拜議郎當豐 妲

媾光國興家 下闕 旒纊殲我良人垂卅八延熹二年

二月 卒夫子閔 下闕 咨嗟使者臨弟聘賜特

加於是族廣門人莫不傷瘁下闕 立銘以詠君德
其辭曰
上闕 貔無倫揚休厥為三臣播忠冊列帝庭名顯章
光四下闕
建靈石岳鴻勳昭來掘示後昆掺即操字爛即爛字
右議郎元賓碑在今亳州姓名已殘闕所可見者云
字元賓魯相之孫又云舉孝廉除倉龍司馬衛尉察
尤異遷吳令視事二稔民用康寧州辟從事公車徵

拜議郎年四十八延熹二年二月卒使者臨弔賻贈
特加其餘文字完好者尚多惜其名氏皆亡也金石錄
右議郎元賨碑在亳州碑無額故不得其姓石缺又
失其名元賨以孝廉入三署除倉龍司馬衛尉察尤
異遷吳令辟州從事召拜議郎以威宗延熹二年卒
漢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蒼龍司馬主東門
蓋衛尉之屬也元賨為九卿所察由千石而治縣時
以為遷近歲亦嘗詔從臣薦士矣皆超授二千石刺

永康中立在沂州

封邱令王元賞碑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其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立稱土堦環堵蕭業並受門徒雨集盛於洙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邱令母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

不序其姓惟其銘曰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 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以延熹四年立王君嘗為封邱令辟司空府元嘗其字也碑已漫滅元嘗之名及其鄉里皆不可見故以其字稱之 集古録目

右封邱令王君碑其姓名已殘闕所可見者字元嘗而已云察舉孝廉郎謁者考工菀陵葉封邱令而銘文亦有撫臨三國之語歐陽公集古録云為菀陵丞

金石錄

無服彼漢人為王君乃為斬衰之服於禮無乃過乎

王元賓碑陰四橫稱故吏者四人有名字郡邑者十數人餘皆凋落不備其中有立碑錢各五百之文又有右奔喪右斬杖三年之文歐趙有其碑而亡其名碑云門徒雨集盛于洙泗故衰杖過禮等于事父惜乎碑石淪碎姓名不能盡見歐云碑有錢各五百字似是修廟人所記其可見者濟陰定陶蔡顥子盛山

陰金鄉張諺季德又時有故吏字不知為何人祠廟
按此碑既有故吏又有奔喪斬杖之文謂之修廟人
題名非也威宗延熹四年立 隸續
右碑陰題名不知為何人碑余家集録古文既多或
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
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
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闕滅而中間有錢
各五百四字則似是修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

陰定陶蔡顥子盛山陽金鄉張諺孝德河南宛陵趙
堂世蓋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
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為
何人祠廟第以漢隸難得録之爾 集古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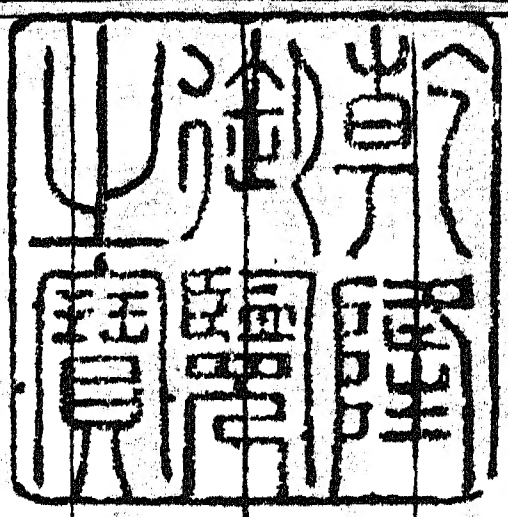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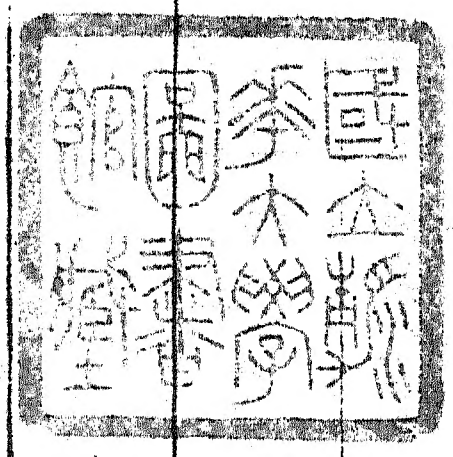
平輿令薛君碑

右平輿令薛君碑文字完好云惟延熹六年春二月
平輿令薛君卒烏虖哀哉吏民其咨咨君之德迺建
碑石于墓之側其後有銘三百餘言敘述甚詳惟不

載其名字世系故莫得而考焉 金石錄

漢故平輿令薛君碑隸額前有敘凡三十六字大畧云平輿以延熹六年二月卒吏民咨其德建碑于墓之側次有銘詩三百四言文雖無缺而不書其名字其云我君肇祖迺侯于薛者謂夏之車正奚仲也 隸續

延熹三年未詳 金石畧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一